

民國史縱橫談

吳相湘撰述

學術叢書 ③②

民國史縱橫談

吳相湘撰述

時報出版公司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學術叢書⁽³²⁾

民國史縱橫談／吳相湘 撰述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02-3066842

郵政劃撥 〇一〇三八五四—〇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02-3053735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初版三刷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定價一六〇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大丈夫當讀萬卷

書行萬里路

孫文

前言

這是近年撰寫民國史事文稿的一冊彙輯，內容起自國父惠州起義以至最近大事，涉及的人物普遍於歐亞美各國。不論時間空間都相當長久廣闊。楊乃藩兄特爲命名「民國史縱橫談」，欣然從之。如果「談言微中」，能引起國人對民國史的興趣，馨香禱祝之矣。

吳相湘

目次

前言

國父傳記新資料

國父・許片・容閔

蔣公「自反錄」的珍貴史料

民國史的研究要擴大眼界

從史實探討五四運動的意義及影響

近五十年我外交挫敗因素初探

成志學會促進中國現代化

梁和鈞晏陽初兩博士的治學精神

糖業大王的千金小姐

張公權先生清廉典範

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

三

七

四

四

六

七

三

四

一

五

七

七

孟祿博士與張作霖閻錫山的談話

趙炎午先生的手翰

美國檔案館圖書館觀感

洛克斐勒家族與中國

杜勒斯是我們患難知己

大陸刊行的兩種「侵華史」

蘇俄對中國的研究

對日抗戰紀念碑文舉隅

前線敵後

二五三

二六一

二九三

三〇七

三三一

三三九

三四七

三六一

三七二

大丈夫當讀萬卷

書行萬里路

孫文

前言

這是近年撰寫民國史事文稿的一冊彙輯，內容起自國父惠州起義以至最近大事，涉及的人物普遍於歐亞美各國。不論時間空間都相當長久廣闊。楊乃藩兄特爲命名「民國史縱橫談」，欣然從之。如果「談言微中」，能引起國人對民國史的興趣，馨香禱祝之矣。

吳相湘

目次

前言

國父傳記新資料

國父・許片・容閔

蔣公「自反錄」的珍貴史料

民國史的研究要擴大眼界

從史實探討五四運動的意義及影響

近五十年我外交挫敗因素初探

成志學會促進中國現代化

梁和鈞晏陽初兩博士的治學精神

糖業大王的千金小姐

張公權先生清廉典範

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

孟祿博士與張作霖閻錫山的談話

趙炎午先生的手翰

美國檔案館圖書館觀感

洛克斐勒家族與中國

杜勒斯是我們患難知己

大陸刊行的兩種「侵華史」

蘇俄對中國的研究

對日抗戰紀念碑文舉隅

前線敵後

三五

二六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六

三七

國父傳記新史料

國父冥誕或忌辰，筆者總盡可能地用本文同樣的標題，報告最近所見有關國父生平的新史料，以示時時不忘此生最高志願：撰述一比較完整可傳信於世的國父傳記（前已刊第一冊，今因新史料必須重寫）。現年屆古稀，體氣尤其目力漸衰，此志不懈。祇望天主假我歲月得能完成，則不虛此生。

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臺北報紙刊載中央社東京專電：日本發現國父致犬養毅手翰一件。惜報載電訊頗有刪節。筆者因急函舊友日本元老漢學家木下彪教授

，請求設法將原書翰影印，以便研讀。不半月，木下先生即快函寄來，並謂此書翰現收藏於岡山縣博物館（「屬木堂（犬養別號）關係資料蒐集委員會」），未有公開之計；經特別情商館長同意影印寄贈。隆情高誼，令人感激。

謹按 國父致犬養毅手翰，前此未見於國內任何有關書刊，是用毛筆書寫於日本通信的卷紙，影印機複印面積有限，難以完全無瑕，今幸祇有一處稍欠銜接，全函字跡清晰（手翰影本見第三十一頁），謹先抄錄於左；再就筆者行篋少數書刊稍加注釋（原信無句讀，今試加標點）：

廣東惠潮嘉三府地利人和

木堂先生足下：十月六日，鄭軍起惠州，前經電達，想得尊覽。自起事以來，連獲勝利，所向無敵，勢如破竹，今已據有惠州，為進取之地（湘按此二句，報紙刪去）。此外陳君起海豐、陸豐，而進取潮、嘉二州（湘按此句，報紙刪去，實極重要語），吳君起香山、順德二縣而進迫廣東省城，以牽制清兵

。史君起西江，以竄梧州、肇慶。鄧君（湘按報載誤作趙君，大誤）起陽江陽春，而據高雷等府。清兵處處敗北，吾徒（湘按報載誤作從字）人心大振。惟草創之初，百事未備，徒手奮起，銃砲彈藥皆從清兵奪來而用，初未嘗如他人之有資財數十萬而運用之也。所持（湘按報載誤作帶字）者人心勇敢而已，敵兵敗後，舉國興師（湘按報載漏此二字），南省大兵，已陸續雲集（湘按報載誤作迎擊）。清朝雖頹，猶儼然一大帝國；北地雖糜爛（湘按指義和團擾亂），而南部尚金湯無缺。廣州城內之銃砲彈藥猶有取不盡而用不竭之多。吾徒人心雖勇，而兵器彈藥尚乏接濟之源；久恃非計，不得不先作未雨之籌謀（湘按自「無缺」至「籌謀」，報載刪去），敢乞先生一爲盡力游說政府，爲吾人借一臂之助：若今得洋銃（湘按報載改作槍字）萬桿、野炮十門，則取廣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廣州既得，則長江以南爲吾人囊中物也。時不再來，機不可失；支那興亡，在此一舉。貴政府如允濟弱扶危，則各物可從臺灣密送。文當盡畫（湘按報載誤作化字）一切施行之策，可保無虞（湘按報載誤作險字）。如何之處？務乞早示佳音，專此謹托。卽候道安不備。（湘按報載刪去上兩句）

弟孫文拜啓 十月廿一書

謹按此一書翰末署月日而無年份，幸書翰開始即有「十月六日，鄭軍起惠州」云云，可推斷爲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鄭士良在惠州起義時所書。（報載中央社此一電訊竟謂：這是一九一一年 國父書翰。新聞記者如此缺乏歷史知識，又不利用資料室，令人驚嘆。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已在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十一日， 國父當時在美國已見報紙刊載詳情，又何必寄信日本犬養毅請援？說甚麼「取廣州省城」「長江以南」一些話。一讀此函內容即知。乃竟於專電開始即定此信是「於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作書地點是在臺北。民國五十四年 國父百歲冥誕時，筆者即首先引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糾正諸家不實撰述，確切指陳： 國父於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自日本神戶乘「臺南丸」到達基隆轉抵臺北準備接應惠州起義（「近代史事論叢」第三冊第一〇三——四頁。傳記文學社刊行）。

惠州舉義計劃是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 國父與宮崎寅藏等在香港海面日輪「佐渡丸」上最後裁定：奪取惠州後直逼廣州占有全粵。故書翰中有「今已據有惠